

624511

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选

小说 · 散文





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选

小说·散文

少年报社编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选

小说 散文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875 插页 4 字数 317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书号: 10100·483 定价: 1.16 元

责任编辑 黄天戈

编者说明

本书收集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小说、散文的部分作品(童话专集,诗歌、戏剧专集另出)。

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小说、散文创作中,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。由于篇幅限制,这里只能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。在选编时,不少作家或熟悉情况的同志积极地作了推荐,并提供了许多线索,我们尽力进行了搜集。由于十年浩劫造成大批资料(特别是苏区、解放区的出版物)散失,尽管我们多方设法,仍有一些具代表性的作品未能收集到。为弥补这一不足,我们特请胡从经、盛巽昌、张锡昌三同志撰写了《“五四”以来三十年儿童小说、散文简述》一文,附在书后。该文综述了儿童文学的小说、散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情况,并对作家及其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该文提到的一些作品,不少已收入本集子,但因为有的篇幅太长;有的虽是短篇,却比较常见,所以没有选入;也有的并不长,也不常见,但一时难以找到,只好暂缺了。

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,许多著名的作家如茅盾、冰心、王统照等,在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同时,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的儿童小说、散文作品。其中,有的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,并发表在少年儿童刊物上的,有的是以儿童生活为题材、发表在一般文学刊物上

的,我们都作为儿童小说、散文收入了。有些儿童文学作家如叶圣陶、张天翼、陈伯吹等,在创作童话的前后,也写过不少儿童小说、散文作品,这些作品都是很有特点的。有些脍炙人口的作品,如谢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等,已多次重印,容易找到,根据作家本人的意见,另选了其他作品。陈伯吹的《华家的儿子》,张天翼的《洋泾浜奇侠》等,字数很多,考虑到本书篇幅有限,这次没有收入了。

为了便于读者对中国现代儿童小说、散文的发展情况,有一个概括了解,我们将小说、散文分别按写作(或发表)年月先后编排。所选作品,我们尽量少收读者容易找到和比较熟悉的作品,而多收读者不易找到和建国以来没有刊载过的作品。这样做,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研究,可能是有益的。

由于我们水平不高,所见资料有限,选编时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够妥当之处,恳请广大读者和儿童文学作家、儿童文学研究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
最后,我们对积极支持编选这本书的同志,谨致谢意。

少年报社

一九八一年三月

目 次

编者说明	(1)
饿	刘半农(1)
湖畔儿语	王统照(4)
小作家	赵景深(11)
小小的画片	王统照(12)
疯儿	蒋光赤(15)
给我的孩子们	丰子恺(25)
小丰	戴平万(29)
女孩	洪灵菲(44)
小人儿	胡也频(50)
人间杂记	柔 石(63)
小阿强	冯 铿(69)
分	冰 心(75)
冬儿姑娘	冰 心(84)
游戏	白 韦(89)
码头上	沙 汀(92)
童年的悲哀	鲁 彦(101)
落花生	许地山(124)
疲倦的母亲	许地山(126)
大鼻子的故事	茅 盾(127)

小立子的悲哀	石 灵(147)
邻居	叶圣陶(152)
奇怪的地方	张天翼(162)
没有祖国的孩子	舒 群(210)
儿子开会去了	茅 盾(230)
小玲妹	草 明(236)
满桂子	贺 宜(246)
给一个孩子	巴 金(250)
爸爸的日记	杜也牧(255)
商都的最后一课	蜇 宁(260)
不屈服的孩子	林 珏(270)
私塾师	何其芳(281)
小宝	艾 芜(287)
骑马	叶圣陶(297)
小路子	肖 平(302)
何冰	袁 鹰(307)
这一天	金 近(312)
小侦察员	峻 青(318)
小哥儿俩	凌叔华(323)
鸡毛信	华 山(335)
方方和他的皮鞋	圣 野(368)
雨来没有死	管 桦(370)
电影票	揭祥麟(377)
巨人和铁马	陈伯吹(381)
秋天的风	贺 宜(383)
没人喝采的工作	黄衣青(386)

卖古董的老头子	严冰儿(388)
数米记	仇 重(391)
可怜的小菊子	徐学文(393)
外婆家	吕伯攸(396)
爸爸抽上鸦片啦	吕漠野(398)
扫落叶	沈百英(401)
爸爸回来了	施雁冰(402)
两个女孩子	鲁 克(407)
蛋糕的梦	胡伯周(409)
逃学	金 近(412)

“五四”以来三十年儿童小说散文简述

.....胡从经 盛巽昌 张锡昌

饿

刘半农

他饿了；他静悄悄的在门口；他也不想什么，只是没精打采，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口中咬。

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场上，正聚集着许多小孩，唱歌的唱歌，捉迷藏的捉迷藏。

他想：我也何妨去？但是，我总觉得没有气力，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。

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，渐渐的变长；他眼看着太阳的光，渐渐的变暗。“妈妈说的，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。”

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，都在那里出烟；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，唧唧呀呀的叫着，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。他说：“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？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？”

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，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，许多枯草。他想着人家告诉他：那座破塔里，有一条“斗大的头的蛇！”他说：“哦！怕啊！”

他回进门去，看见他妈妈，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——是洗人家的衣服——一只脚摇着摇篮，摇篮里的小弟弟，却还不住的啼哭。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泪说，“大郎！你来了！”他就一响也不响，重新跑了出来！

他爸爸是出去的了，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；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——不是别人的，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！

他一响也不响，重新跑了出来，——仍旧是没精打采的，咬着一个手指头；仍旧是没精打采，在门槛上坐着。

他真饿了！——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；饿得他全身的筋肉，竦竦的发抖！可是他并不啼哭，只在他的大眼眶里，微微有些泪水！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！——他啼哭过好多次，却还总得要等，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！

他想爸爸真好啊！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。但是一转身，他又想着了——他想着他爸爸，有一双睁圆的眼睛！

他想到每吃饭时，他吃了一半碗，想再添些，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：“小孩子不知道‘饱足’，还要多吃！留些明天吃吃罢！”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：“你便少喝一‘开’酒，让他多吃一口罢！再不然，便譬如是我——我多吃了一口！”他爸爸不说什么，却睁圆着一双眼睛！

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，为什么要睁圆着，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，为什么要垂下。但是，他就此不再吃了，他就悄悄的走开了！

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——“呵！——好久了！妈妈说，是三年了！”三年前，他姑母来时，带来两条咸鱼，一方咸肉。他姑母不久就去了，他却天天想着她。他还记得有一条咸鱼，挂在窗口，直挂到过年！

他常常问他的妈妈，“姑母呢？我的好姑母，为什么不来？”他妈妈说，“她住得远咧！——有五十里路，走要走一天！”

是呀，他天天是同样的想，——他想着他妈妈，想着他爸爸，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，想着他姑母。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，他

说：“它的头有斗一样大，不知道它两只眼睛，有多少大？”

他咬着指头，想着想着，直想到天黑。他心中想的，是天天一样，他眼中看见的，也是天天一样。

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“哇……乌……”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，把担子歇在对面荒场上。孩子们都不游戏了，都围起那担子来，捧着小碗吃。

他也问过妈妈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？”妈妈说，“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。”他想，他们真可怜呵！只吃那一小碗东西，不饿的么？但是他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饿？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，煎着酱油，把香风一阵阵送来，叫他分外的饿了！

天渐渐的暗了，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，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，抽着黄烟走过。那个年纪最大的——他知道他名叫“老娘舅”——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，一跛一跛的走；一只手里，还提着半瓶黄酒。

他看着看着，直看到远远的破塔，已渐渐的看不见了；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，也挑着走了。他于是和天天一样，看见那边街头上，来了四个兵，都穿着红边马褂；两个拿着军棍，两个打着灯。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，戴着圆圆的眼镜。

荒场上的小孩，远远的看见兵来，都说“夜了”！一下子就不见了！街头躺着一只黑狗，却跳了起来，紧跟着兵官的马脚，汪汪的嚎！

他也说，“夜了夜了！爸爸还不回来，我可要进去了！”他正要掩门，又看见一个女人，手里提着几条鱼，从他面前走过。他掩上了门，在微光中摸索着说，“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呵！”

写于一九二〇年六月

选自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》

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

湖畔儿语

王 统 照

因为我家城里那个向来很著名的湖上，满生的芦苇和满浮了无数的大船，分外显得逼仄、湫隘、喧嚷，所以我也不很高兴常去游逛。有时几个友人约着荡桨湖中，每每到了晚上，各种杂乱的声音一齐并作，锣鼓声，尖利的胡琴声，不很好听的唱声，男人的居心喊闹与粉面光头的女人调笑，更夹杂上小舟卖物的叫声，几乎把静静的湖面掀起了“大波”。因此，我去逛湖的时候，只有收视反听地去寻思些自己的事。有时在夕阳明灭、反映着湖水的时候，我却常常一个人跑到湖边僻静处去乘凉。一边散步，一边听着青蛙在草中奏着雨后之歌，看看小鸟啁啾着向柳枝上飞跳，还觉得有些兴致。每在此时，一方引动我对于自然景物的鉴赏，一方却激发起无限的悠渺寻思。

一抹绀色间以青紫色的霞光，返映着湖堤上雨后的碧柳。某某祠庙的东边，有个小小的荷荡，这处的荷叶最大不过，高得几乎比人还高。叶下的洁白如玉雕的荷花，到过午后，象慢慢地将花朵闭起。偶然一两只蜜蜂飞来飞去，还留恋着花香的气味，不肯即行归去。红霞照在湛绿的水上，散为金光，而红霞中快下沉的日光，也幻成异样的色彩。一层层的光与色，相荡相薄，闪闪烁烁地都映现在我的眼底。我因昨天一连落了六七个小时的急雨，

今日天还晴朗，便独自顺步到湖西岸来，看一看雨后的湖边景色。斜铺的石道上满生了莓苔，我穿的皮鞋踏在上面，显出分明的印痕。

这时湖中正人声乱嚷，且是争吵的厉害。我便慢慢踱着，向石道的那边走去。疏疏的柳枝与颤颤的芦苇旁的初开的蓼花，随着西风在水滨摇舞。这里可说是全湖上最冷静幽僻的地方，除了偶尔遇到一二个行人之外，只有噪晚的小鸟在树上叫着。乱草中时有阁阁的蛙声与它们作伴。

我在这片时中觉得心上比较平时恬静好些。但对于这些转眼即去的光景，却也不觉得有甚么深重的留恋。因为一时的清幽光景感受，却记起“夕阳黄昏”的旧话，所以对留恋的思想也有点怕去思索了。

低头凝思着，疲重脚步也懒得时时举起。天上绀色与青紫色的霞光，也越散越淡了。而太阳的光已大半沉在反映的水里，我虽知时候渐渐晚了，却又不愿即行回家，遂即拣了一块湖边的白石，坐在上面。听着新秋噪晚的残蝉，便觉得在黄昏迷蒙的湖上渐有秋意了。一个人坐在几株柳树之下，看见渐远渐淡的黄昏微光，以及从远处映过来的几星灯火。天气并不十分烦热，到了晚上，觉得有些嫩凉的感触。同时也似乎因此凉意，给了我一些苍苍茫茫的没有着落的兴感。

我正自无意地想着，忽然听得柳树后面有擦擦的声音。在静默中，我听了仿佛有点疑惧！过了一会，又听得有个轻动的脚步声，在后面的苇塘里乱走。我便跳起来绕过柳树，走到后面的苇塘边下。那时模模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。但在苇茅旁边的泥堆上却有个小小的人影，我便叫了一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不料那个黑影却不答我。

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僻静的，每当晚上，更没人在这里停留。况且黑暗的空间越来越大，柳叶与苇叶还时时摇擦着作出微响。于是我觉得有点恐怖了。便接着又将“你是谁”三个字喊了一遍。正在我还没有回过身来的时候，泥堆上小小的黑影，却用细咽无力的声音，给我一个答话是：

“我是小顺，……在这里钓……鱼。”

他后一个字，已经咽了下去，且是有点颤抖。我听这个声音，便断定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的声音，但我分外疑惑！便问他道：“天已经黑了下来，水里的鱼还能钓吗？还看得见吗？”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。

“你在什么地方住？”

“在顺门街马头巷里。……”由他这一句话使我听了这个弱口音仿佛在哪里听过的。便赶近一步道：“你从前就在马头巷住吗？”

“不，”那个小男孩迅速地说，“我以前住在晏平街。……”

我于是突然把陈事记起，“哦！你不是陈家的小孩子，……你爸爸不是铁匠陈举吗？”

小孩子这时已把竹竿从水中拖起，赤了脚跑下泥堆来道：“是……爸爸是做铁匠的，你是谁？”我靠近看那个小孩子的面貌，尚可约略分清。哪里是象五六岁时候的可爱的小顺呀！满脸上乌黑，不知是泥还是煤烟。穿了一件蓝布小衫，下边露了多半部的腿，身上发出一阵泥土与汗湿的气味。他见我叫出他的名字，便呆呆地看着我。他的确不知道我是谁，的确他是不记得了。我回想小顺四五岁的时候，那时我还非常的好戏弄小孩子。每从他家门首走过，我见他同他母亲坐在那棵古干浓荫的大槐树的底下，他每每在母亲的怀中唱小公鸡的儿歌与我听。现在已经有六年多

了，我也时常不在家中。但是后来听见家中人说，前街上的小顺迁居走了。这也不过是听自传说，并不知道是迁到甚么地方去了，我每经过前街的时候，看看小顺的门首另换了人名的贴纸，我便觉得怅然，仿佛失掉了一件常常作我的伴的东西！在这日黄昏的冷清清的湖畔，忽然遇到他，怎不使我惊疑！尤其可怪的，怎么先时那个红颊白手的小顺，如今竟然同街头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？他父亲是个安分的铁匠，也还可以照顾得起小孩子。哦！

我即刻将他领到我坐的白石上面，与他作详细的问答。

我就先告诉他：他几岁时我怎样常常见他，并且常引逗他喊笑。但他却懵然了。过后我便同他一问一答地谈起来。

“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算在家里。……”小顺迟疑地答我。我从他呆呆的目光中，看得出他对于我这老朋友有点奇怪。

“你爸爸还给人家作活吗？”

“甚么？他每天只是不在家，却也没有一次，……带回钱来，……作活……吗？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死了！”小顺简单而急速地说。

我骤然为之一惊！这也是必然的，因为小顺的母亲是个瘦弱矮小的妇人，据以前我听见人家说过她嫁了十三年，生过七个小孩子，到末后却只剩小顺一个人。然而想不到时间送人却这样的快！

“现在呢，家中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妈，后来的。……”

“哦！你家现在比从前穷了吗？看你的……”

小顺果然是个自小就很聪敏的孩子，他见我不客气地问起他家“穷”来，便呆呆地看着远处迷漫中的烟水。一会儿低下头去，半

响才低声说道：“常是没有饭吃呢！我爸爸也常不在家里。……”

“他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……可是每天早饭后才来家一次。……听说在烟

馆里给人家伺候，……不知道在哪里。”

说这几句话时，他是低声迟缓地对我说。我对于他家现在的情形，便多分明了。一时的好问，便逼我更进一步向他继续问道：

“你……现在的妈多少年纪？还好呵？”

“听人家说我妈不过三十呢。她娘家是东门里的牛家。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脸上仿佛有点疑惑与不安的神气。我又问道：

“你妈还打你吗？”

“妈吗，没有工夫。……”他决绝地答。

我以为他家现在的状况，一个年轻的妇女支持他们全家的生计，自然没得有好多好多的工夫。

“那么她作什么活计呢？……”

“活计？……没有的，不过每天下午便忙了起来。所以也不准我在家里。……每天在晚上，这个苇塘边，我只在这里，……在这里！……”

“甚么？……”

小顺也会摹仿成人的态度，由他小小的鼻孔中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家里常常是有客人去的！有时晚上总有两三个人，有时冷冷清清地一个也不上门。……”

我听了这个话，有点惊颤，……他却不断地向我道：

“……我妈还可以有钱做饭吃。……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妈便把我喊出来，不到半夜，是不叫我回去的。我爸爸他是知道的。他夜里是再不回来的。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已经明白了小顺是在一个甚么环境里了。仿佛有一篇小说中的事实告诉我：一个黄弱、目眶下陷、蓬着头发的小孩子，每天只是赤着脚，在苇塘里游逛。忍着饥饿，去听鸟朋友与水边蛙朋友的言语。时而去听听苇中的风声——这自然的音乐。但是父亲是个伺候偷吸鸦片的小伙役。母亲呢，且是后母；是为了生活，去作最苦不过的出卖肉体的事。待到夜静人稀的时候，惟有星光送他回家。明日呵，又是同样的一天！这仿佛是从小说中告诉我的一般。我真不相信，我又问他一句：“天天晚上，在你家出入的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小顺道：“我也不能常看见他们，有时也可以看一眼，他们，有的是穿了灰色的短衣，歪戴了军帽的；有些身上尽是些煤油气，身上都带有粗的银链子的；还有的几个是穿长衫的呢，每天晚上常有三个和四个，……可是有的时候一个也不上门。”

“那为什么呢？”

我觉得这种逼迫的问法，太对不起这个小孩子了。但又不能不问他。

小顺笑着向我说道：“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在马头巷那几条小道上，每家人家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！……”他接着又笑了。仿佛笑我一个读书人，却这样少见少闻一般。

我觉得没有什么再问他了，而且也不忍再教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都告诉这种悲惨的历史。他这时也象正在寻思什么一般，望着黄昏淡露下的星光出神。我想：果使小顺的亲妈在日怕还不至如此，然而以一个妇女过这样的生活，他的现在的妈，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狱中度生活的！

家庭呵！家庭的组织与时代的逼迫呀，社会生计的压榨呀！我本来趁这场雨后为消闲到湖边逛逛的，如今许多烦扰复杂的问题